

【局域网】

“牛经纪”老宋

□宫玉河

听说我要给他拍照，老宋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。

“可别，可别。”他两手一摆，扭头回身，快速躲开。或许在他的内心，干这一行，实在是不登大雅之堂的“末流”。老宋70岁，个不高，秃顶，脸略圆，带红晕，一双灵动的眼睛显示着他的精明和机敏。

50年前，结婚后的老宋——当时的小宋就不再去泰安干临时工了，而是把从祖辈那里继承的《相牛经》拿出来，一边料理家务、干农活，一边走集串村，开始了半个世纪的“牛经纪”生涯。

从事“牛经纪”已经有年头的老宋，一边向我展示纸面发黄而卷曲的手抄本《相牛经》，一边跟我说起自己的相牛故事。据他讲，这本《相牛经》，原文见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。相传，古代齐国大夫宁戚系相牛老祖，此人撰写了《齐侯大夫宁戚相牛经》，后成为相牛圣典。

据《相牛经》记载，相牛有如下要领：眼圆且大，眼白与瞳仁相通，脖长脚大股阔毛短者为佳。《相牛经》又说：母牛毛白乳红则多子，乳疏而黑则无子。母牛一夜粪三堆，一年生一子；一夜只有一堆粪，三年生一子。

老宋引用完《相牛经》的“口诀”，又总结说：实践中的相牛，无非就是“上看一张皮，下看四只蹄；前看龙关广，后看屁股齐”。

怕我不懂，他进一步解释，这四句话其实与古时《相牛经》异曲同工。相牛一靠眼看，二靠手摸。耕牛关键是看脚，牛蹄要齐而圆，前后脚呈“前尖后弓”，行走时后脚印能越过前脚印最佳，此为步行有力好耕田；“龙关”（即牛背）须宽广，则耐劳肯干；摸牙齿能知其年龄；尾粗则耐寒，过冬不掉膘；体毛有4个自然卷，毛黑亮泽，显示体质好，寿命长；屁股壮阔，则生育好。若看菜牛，则以“五腿”辨别：牛有“五腿”，指四肢和牛颈，“五腿”粗壮者则肉多卖相好，按其背脊手感硬且有弹性，则肉质上佳。

再就是“三宽、三平、九子”。“三宽”，就是好牛要鼻宽、天平宽、肛门宽；“三平”讲的是脑壳平、背盖平、秋板（屁股）平；“九子”是形容上等牛要身如甑子、腰如杠子、眼如桐子、耳如扇子、角如矛子、膝如芋子、蹄如木碗子、尾如刷子、水牛毛如毯子、黄牛毛如缎子。

交流过程中，老宋给我讲了一个宁戚的故事：齐桓公即位后，任管仲为相，招才纳贤，励精图治。宁戚赁车为商贾，前往齐都临淄。天晚，露宿城门之外。齐桓公夜间到郊外迎客，开城门，举火把，从者甚众。宁戚在车下喂牛，望见齐桓公，便敲着牛角放声高歌：

“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遭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骭，从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？”齐桓公听后，当即对从者说：“异哉，此歌者非常人也！”于是便把宁戚载回城中，并当夜接见。宁戚对桓公纵论天下大势，并陈述了对治理齐国的见解，桓公极为赞赏。次日，桓公再次接见宁戚，并力排众议，主张君主用人只取其长，即拜宁戚为大夫。后来，宁戚长期任齐国大司田，成为齐桓公的主要辅佐者之一。他管理农事，奖励垦种，薄取租赋，使齐国很快富裕起来，对齐桓公完成“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”的霸业起了重大作用。

其实，这故事应该是老宋翻看《相牛经》日久记下来的。后来，我查了查，这是史有记载的宁戚《饭牛歌》的一部分。

早年间，老宋平常参加生产队的集中农活，相牛业务多是领着买牛的农人去集市有牲畜交易的地方。他负责相牛把关，一头牛交易下来，可以得到一两元的“中介费”。后来分田到户，家家户户都成了小的生产单元，他的“牛经纪”业务一时间火了起来。毕竟，对于牛这一生产力，大部分人仅仅略知一二，真正懂牛的人并不多，所以，有段时间他忙个不停，一头牛的“中介费”也涨到了十来元。再后来，市场经济越来越活跃，他的业务由帮人买牛拓展到给收牛的企业大量组织牛源。对方出了价格和时限后，由他收购起来，再拉到规定的地方集中结算。

“这才是最赚钱的时候！”说到这里，老宋明显兴奋起来。有一年，一家加工牛肉干的企业，一下子从他手里收走500头牛，那次，他赚了10万元。

随着信息交流的扩大，老宋手里随时可以接到周围村镇活牛买卖的信息，还跟周围县市的牛经纪建立了广泛联系，他们有微信“牛群”，互相交流需求，随时形成交易意向，然后再联系养牛户，促成交易落地。

前几年，老宋押送牛时从车上跌落，腿受了点伤，走路不便，不过“牛经纪”业务倒没受影响，一年下来还能挣个万儿八千的。

老宋夫妇有一儿一女俩孩子，都在县里的企业上班。靠着多年积累，老夫妇俩在孩子们买房时给予了有力资助。家里的7亩多地，转包给别人一半，再加上“老年钱”，夫妇俩生活得安逸幸福。

临走时，老宋叮嘱我，千万别把他的全名写出来。我哈哈一笑，连连答应。骨子里，老宋还是对自己的职业不自信。其实，一个职业之所以存在，定有其存在的道理，只要有合法的劳动在里面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！

（本文作者为平原县人，高级政工师；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）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又是一年开学季

□黄廷付

农历七月十五那天，我踏上了回乡的旅程，一是给父亲上坟，再就是为孩子开学做准备。马路周围都是田野，玉米高大挺拔，轻轻剥开玉米外壳，露出的是满满的籽粒，犹如蓄势待发的希冀。小径上，杂草疯长，踩上去仿佛软绵绵的绿毯，让人忍不住想要赤足而行。站在这片曾经充满童声笑语的土地，我有些感慨：“如今再无割草的少年身影了。”妹夫在旁边点头附和：“那时候，家家户户的孩子放学后都要去割草喂牛。”他接着说：“文乐明天就要开学了。”文乐是我的外甥，今年刚升入高中，8月下旬便需前往学校报到，接受为期十天的军训。

“现在的孩子开学真早，我们那会儿都要9月1日才开学。”“这还不算早呢，苏北那个外甥今年高二，他们暑假总共只放了十天假。”今年的夏日骄阳似火，尽管我们坐在风扇下，依旧酷热难耐，孩子们在操场上军训，岂不是更加闷热？这个问题我们都考虑过，虽然担心孩子在校受苦，但看到他们在沉迷手机，内心又急又无奈，索性早点开学吧，在学校里有老师管教，家长也能稍省点心。

如今农村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。大伙儿常说：“不想让孩子重蹈覆辙，那种在外打工的辛酸，流血流汗是家常便饭，关键还要受别人轻视。”我们送孩子读书，并非仅仅希望他们出人头地，更希望他们将来可以从事更轻松的工作。不再像我们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狗晚，一年到头都忙得无法回家几次。

今年，我们村有十几个孩子考上大学，我家也出了一个大学生。因此，回乡期间，村头巷尾的谈资总绕不开孩子的上学情况：“你们家孩子在哪里读书？”“读的什么专业？”“那个学校挺好，专业也不错，应该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。”

村里的人大都走南闯北，偏远的地方也都去过。一些考上大学的孩子和家长，便会向他们打听那边的生活环境。当然，家长们此前早就在网上查询过了。

文哥家的儿子今年考取了乌鲁木齐的一所大学。文哥拿着录取通知书，心中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毕竟从我们村到

乌鲁木齐足足三千七百公里。文哥曾是货车司机，当年也跑过新疆，据说几个驾驶员轮流开车，整整跑了七天七夜才到那里。当文哥看到儿子录取的学校时，他长叹一声。儿子偷偷把志愿填到了最远的地方，说自己喜欢那个专业。文哥一边摇头，一边说儿子不肯听他的话，如果填个离家近的学校或在江浙沪一带，也省得让他牵肠挂肚了。

文哥虽然不停地抱怨，还是提前订好了去乌鲁木齐的机票，不过是从郑州起飞。我们这里距郑州尚有数百公里，算下来，父子俩去乌鲁木齐一趟，开销要几千块钱。这意味着不到学校放寒假，孩子可能无法再回家了。文哥夫妇目前在苏州务工，无暇探望儿子。即使有时间，他们宁愿省下车费，将钱留作孩子的生活费。文哥返程订的是火车票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毕竟单程火车票也要七百多元。听闻乘飞机，大家都笑着打趣：“文哥，这回你可借儿子的光了！”这时文哥的儿子来喊文哥吃饭，大伙看着高大帅气的男孩，也逗他：“大学生，你去新疆读书是不是因为那里有哈密瓜和羊肉串？等你过年回来，要带些新疆的特产给我们尝尝啊。”小伙子没说话，腼腆地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小声说：“我选那里，一是看那个专业，另外一点是看那里的学费少。”

飞哥是我堂兄，他的孩子今年考进了沈阳的一所大学。我问飞哥：“从咱们这有直达沈阳的高铁，你们坐高铁前往应该会快许多。”飞哥摇摇头，“她哥哥打算开车送她去学校。主要考虑到东北那边气温较低，得多带些生活用品。”“从咱们家到沈阳有一千七百多公里，你们开车要很久，那岂不是很辛苦？”“没关系，途中多休息休息，就当我们全家自驾游一番。若非孩子上学，我们或许一辈子都不会踏足那个地方。”

近期，飞哥与文哥时常聚在一起交流，言语之间还是对孩子离家后的生活环境充满忧虑。他们担心孩子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与生活习惯，毕竟异乡的气温、风土人情与家乡迥异。村里人听后纷纷安慰他们，“我们打工的工厂里，不仅有新疆人、东北人，甚至还有外国人，领导还为他们提供特定工作餐呢！想想我们像他们这么大，不正背负行囊，独自在陌生

地方谋生吗？那时的生活条件比现在读书的环境艰苦多了。至少现在有良好的住宿、生活设施，还有师生陪伴。我们当初打工时，居无定所，谁没在桥洞睡过？谁没在工棚长期生活过？那时别说洗澡，连吃饭都成问题。”听罢，众人不禁默默点头。

其实，我们偶尔也会与孩子分享自己昔日的苦楚，想让孩子了解一下从前的生活，懂得珍惜当下的时光，学会独立，学会适应环境。即便无法真正领会那种艰辛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，也会增长一些见识，慢慢进步。

有人问及我的孩子在哪求学，我笑着回答：“在蚌埠。”“蚌埠离家近，仅一百公里之遥，他周末都能回家吧！”我摇摇头，“平时家中也没有人，全家都在嘉兴打工，孩子回老家也无人照料。”“那他可以去嘉兴呀，从蚌埠到嘉兴乘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。”

相较于儿子的出行，女儿开学的事宜更为繁琐。女儿将迎来大二学年，去年她在安徽池州求学，好不容易适应了那里的环境，今年开学需前往安徽霍邱第二人民医院实习。我盘算着，女儿开学那天恰逢我夜班，有时间送她去车站，但她得转校车，还需提前到达，女儿每次乘车都会晕车、呕吐，作为家长的我们难免担忧。加上没有直达需要转车，这么一算，我往返一趟就要两天时间了。

女儿9月4日开学，儿子9月7日开学，那几日我或许不得不请假送他们入学。我也曾问妻子，要不要和我一起去送孩子？妻子摇摇头，“这两个月开支太大了，我还是想多上几个班，多赚一点钱。等以后年龄大了，我们不打工了，你再陪我出去走看看吧！”

在老家逗留了近十天，这是我们除了春节以外停留最久的一次。应该也是我们村里除了春节之外最热闹的一段时光。那几天，陆续有人离开村庄，有不少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去了县城陪读，也有一些年轻人接孩子去打工的城市读书。我知道，再过几天，村庄就安静下来了，就像田野里那些玉米一样安静，或许等到玉米成熟的时候，会迎来短暂的热闹。那是手打玉米的声音，偶尔会传来几声老人的咳嗽和叹息。

（本文作者为农民工，安徽省作协会员）